



海上花

—— 读解张爱玲

HAISHANGHUA KAIYOUHUALUO

万燕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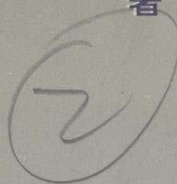
又花落



海上花开又花落

——读解张爱玲

万燕著



书 名：海上花开又花落——读解张爱玲
作 者：万燕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9.75
字 数：20万
版 次：199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
定 价：13.00元

ISBN7—80579—739—0/I·609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张爱玲的最后留影,摄于1994年
其时张爱玲获台北文学奖“终身成就奖”



▲ 1954年的张爱玲,在香港英皇道



◀ 1995年张爱玲的弟弟在上海

◀童年张爱玲和弟弟在天津家里



▲1944年恋爱中的张爱玲。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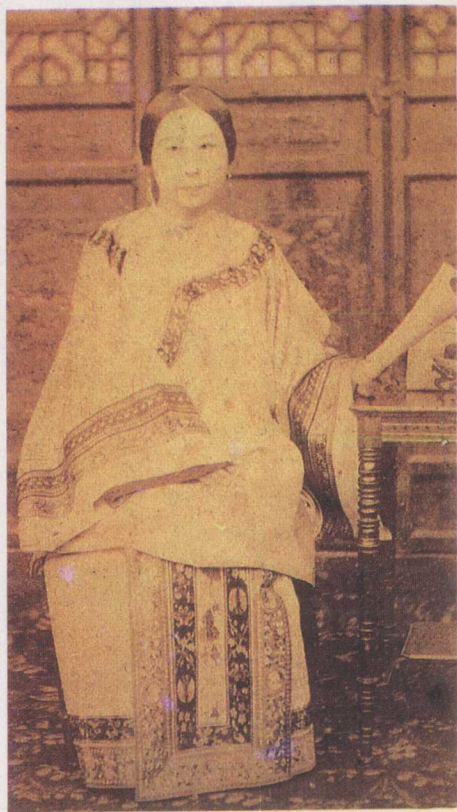


◀少女张爱玲和姑姑，在上海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



▶张爱玲的祖母——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



◀左二为张爱玲父亲，右二为张爱玲母亲，右一为姑姑，在天津家里

愿《海上花开又花落——读解
张爱玲》能重现我的姊：张
爱玲的风貌。

张子静

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于上海

▼当年胡兰成来寓所拜访，
张爱玲在此门旁留影一张



▼张子静家中余存的没落贵族时代的箱笼



千古绝唱中

我是风里飘扬的一面破旗

——题记

献 给 人

序

钱谷融

万燕是我近年来所培养的第一个女博士，她一向以写诗和散文见长。1991年我去湖南张家界开会，她不知怎的正巧也在那里，由我一个学生陪同来见我，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当然表示欢迎。但是她竟是这么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子，心上不免有些疑虑：她攻读博士学位，行吗？入学考试的两门试卷，不管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史，她用的都是直抒胸臆的散文笔调，完全不合理论文章的规范。可是她的文字写得很美，很有灵性，显然是很有才情的。人才难得，我也就破格录取了。入学以后，果然并没有使我失望。她的悟性很高，不但艺术感受能力很强，理论思维能力也并不弱。她的毕业论文以张爱玲为题，初稿写出，便觉在同类研究中，她蹊径独辟，读来使人耳目一新。在答辩会上，所有答辩委员一致认为这篇论文是近年来的“张爱玲热”深化的表征之一，为认识张爱玲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才情别具的女作家提供了崭新的颇

具启示性的视角。

现在她的这篇论文就要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为她的导师，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她要我为此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我自然义不容辞。只是正值春节期间，人来人往，应酬特别繁忙，总找不到握笔的时间，心也总是静不下来。但出版社急需，迫在眉睫，万难拖延，只能随便写下一点观感，说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望读者海涵。

张爱玲在她的纽约寓所中寂寞地死去了，死得很凄清。但消息一经传出，知者无不同声悼惜。哀悼她，追念她，评论、研究她作品的文章，遍布于海内外的各种报刊杂志，一时显得十分热闹。张爱玲的确称得上是一代才女，她一登上文坛，立即为人们所瞩目，她的作品不胫而走，流传甚广。解放以后不久，她就离开了大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她也渐渐为我们所淡忘。新时期以来，仿佛又被重新发现了似地，人们开始以加倍的热情来谈论她的一切。她一生的作品并不多，最好的作品大都是在1943到1945这二年间写下的，其中包括富有情采的《倾城之恋》，极具深度的《金锁记》以及其他一些特色鲜明的小说作品。同时她还写了许多真率、通脱、颇见性情的散文。张爱玲虽然很少写理论文章，但偶一出手，便也不同凡响。譬如《自己的文章》这一篇，显然是在她读过傅雷对她的评论以后写下的，她虽然没有接受傅雷对她的批评和规劝，但对傅雷的好意和苦心，似乎也并非全然不能领会，只是由于美学观和世界观的不同，她不能违己以屈从罢了。不过，文章还是写得很婉转的，既没有为自己文过饰非，对傅雷也丝毫未失礼数。而且她所申述的一些主张，也很有见地，很值得进一步的思考探讨。张爱玲写这些作品和理论文章的时候，还只不过二十四五岁，真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早慧者。早慧的诗人历史上并不罕见，早慧的小说家，古今中外却确实少有。因为小说离不开人生世相的描绘，一个阅历不多，涉

世不深的作者，是很难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的。张爱玲却在青春妙年就写下了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她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把她置于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人之列亦毫无愧色。这就格外引起人们探讨的兴趣：她成功的秘密何在？是上天给了她什么特殊的禀赋，还是她适逢其会，正巧遇到了历史所提供给她难得的机缘？

追溯一个人成长的道路，探索他所以会如此这般的原因，往往很难说得清楚，更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随时都可以遇到岔路，并没有一条预先造好在那里的、可以直达目的地的康庄大道。因此在行进中谁都不是一往直前，目不旁顾的。不但常常会有迂回曲折，有时甚至还难免要走回头路。想为每一个成功者梳理出一条清晰可辨的前进足迹，真是谈何容易！尤其说到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艺术特色，那么在其形成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因素，真不知该有多少多少。例如先天的遗传，后天的环境遭遇，以及读过的书籍，特别崇拜的大师，等等。而且所有这些起过作用、产生过影响的因素，还常常纠缠牵扯在一起，在作家的心灵上互争主导地位，并刻下或深或浅的印痕。这些印痕并不是凝固不动的，而是流动不居、变化迭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合力的作用下，它们会演变、生发出种种闪烁不定、难以捉摸而又勾人心魂的幻影来。经过无数次岁月的淘洗，这幻影会变得逐渐稳定而清晰起来，成为作家不需目视手触便可以感知到的一种内在的心象。此后，他在进行创作时，在对外物的观察中，在把他的观察所得用文字加以描绘的时候，就再也摆脱不开这种心象的纠缠，总要在他的作品中留下某些印记，成为他创作的一种特色，一种个人风格。面对着这样众多的起过重大作用和影响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考虑到这许多因素间的或相成或相反的矛盾复杂关系，你怎么说得清在作家风格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因素究竟孰为主，孰为次？其比重又是各占多少呢？所以，谈一个作家创作风格

的形成过程，比叙述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不知更要难上多少倍？

然而，研究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深入把握他的创作个性，揭示他独具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及其形成过程，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作家研究。对于张爱玲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如今关于张爱玲的研究论著（包括论文和专著），已出了不少，我虽闻见有限，却也已经读到过几种颇为精警之作，很值得高兴。这里的这一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所出的万燕的《海上花开又花落》，对张爱玲创作个性的形成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我觉得说得入情入理，很能令人信服。

一个作家的成长，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他必须先进行学习，有所师承与取法，甚或亦步亦趋地对他所崇奉的偶像进行模仿。因此，在他能卓然有所自立以后，还常常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所受的前人的影响。张爱玲对《红楼梦》有特殊的爱好，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她的作品不乏借鉴、取法于《红楼梦》的地方，也是有目共睹的。她自己还多次谈过她小时候喜欢看的一些书，除了《红楼梦》以外，还有《海上花列传》、《歇浦潮》、《醒世姻缘传》、《金瓶梅》、以及张恨水和老舍的小说，等等。这自然也不能不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但大家的注意力似乎仅仅集中在这些作品在题材和叙述描写的手法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并在各自的著作中着重地指出了这一点，这当然是十分正确的。可万燕并不单单停留在这一点上，她要看得更深些更广些。她把张爱玲所爱好的这些作品称为“潜文本”，认为它们不仅在题材和叙述描写的手法方面深深的影响了张爱玲，而且还进一步地给予了张爱玲一种观察人生世相的特殊的眼光，使她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见解。换句话说，也就是给张爱玲重新培育、铸造了一颗完整的心灵。对张爱玲之作为一个作家来说，那么就是帮助她建立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我觉得万燕的这个观点是非常精辟而深刻的。

万燕这本著作中值得称道的地方，当然决不是只此一点，而且这一点也许还并不是它的最精采之处。但我以为即使仅此一点，也足以使它在众多同类著作之林中，能争得一席之地了。万燕自称是个“张迷”，也许因为同属女性吧，除了张爱玲，她还特别钟情于三毛，不过她虽然对这二人很着迷，却还并没有失去理智的清明，对她们的不足之处，并未完全无视。譬如对张爱玲，她尽管无限倾心，但于赞誉时也还有一定的分寸。不管这个分寸是不是恰到好处，反正她是能够严守自己的尺度，并且是决不含糊的。这就很值得肯定，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候。不过也许因为她对张爱玲毕竟有某种偏爱吧，她在指出张爱玲的局限性时，又不免情不自禁地要为她委过于时代。她是这样说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演绎得更多的只能是凡人的故事。这或许正是我们时代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悲哀，使她成为了极其优秀的作家，而不是伟大作家的局限就在这里。

这一番话应该说是相当动听的，也的确不无道理。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作别样的考虑，是不是也可以从作家本身的欠缺方面去寻找原因呢？我想不但可以，而且是完全应该的。因为作品中没有出现英雄人物，并不说明那个时代就一定没有英雄人物；再说，没有出现英雄人物的作品并不就一定不是伟大作品，其作家也仍然有可能成为伟大作家的，譬如鲁迅就是明显的例证。还有如果戈理、契诃夫等人，尽管在他们作品里所出现的大都是些灰色的小人物，却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成为有巨大艺术魅力和深刻思想意义的伟大作品；他们本人也仍可以被公认为伟大的作家。所以，要谈一个作家的局限，固然不能完全撇开时代社会所加于他的束缚，但是不是也应该探讨一下作家本身所存在的不足呢？我想，作为作家研

究,无疑是更应该重视这一点的。具体说到张爱玲,我虽然对她缺乏研究,但我觉得她恐怕可以说是一个现世主义者,而她的现世主义则也许是由悲观主义而来。她纵目四顾,只见满目苍凉,少有明丽的亮色,因此就形成了她的悲观主义,使她对人、对社会不敢有什么奢望,也就失去了、进而并拒绝了任何理想。她之所以不能接受傅雷的劝告,其故也正在此。一个没有理想、并拒绝任何理想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能鼓舞人们前进的伟大的作品来呢?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呢?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多出几个伟大的作家,但伟大的作家毕竟不是轻易就能产生的。就张爱玲来说,尽管她还远够不上一个伟大作家,但她不容置疑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作家,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作出了她特殊的重大贡献、有她不可替代的地位。她的成就与不足,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以利于我们今后创作的发展。万燕与许多其他张爱玲研究者,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序	钱谷融(1)
引 言 海上花开	(1)
第一章 天使与魔鬼:人性四重奏	(22)
第二章 苍凉的人生:家园幻梦	(74)
第三章 命运在叩门:女性群像	(115)
第四章 镜花水月:爱情神话	(144)
第五章 世俗的空灵:艺术的延续、融合与创造	(182)
结 语 海上花落	(233)
附录一 张爱玲笔下的街道	(246)
附录二 新编张爱玲年谱	(252)
附录三 国内外张爱玲研究资料索引总编	(275)
天涯读书女(代后记)	(290)

引言 海上花开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①

很久没有听到雨声了，这两天下了立春以后的第一场雨，当这声音忽然传来，我感到震动，不习惯，几乎被这久违的自然力量淹没，雨声从黑夜嘀嘀嗒嗒到白天，又从白天刷刷拉拉响到黑夜，它包围了整个世界。我把屋子里的灯都拧亮，关好窗，拉上窗帘，把自己放在雨的氛围里，空气里走动着一一种旧日的温暖，朴实而安详，我不再感动，我开始像中世纪教会寺院抄写经书的人要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动笔一样神圣，思考阅读了近三年之后拿起了笔。

这雨声如傅雷的话语，不知究竟能惊醒几个浑浑噩噩的俗人？每个人都是善良和罪恶的结合体，又有谁生就成纯粹的天使

或纯粹的魔鬼？只有俗人被生存的环境逼得一步步走向魔鬼，或者在与环境的不屈抗争中升华为天使。承认自己有罪恶，这在很多自我标榜善良的人是不愿面对的，虽然结果好像在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身上发现残存的良心那么令人欣喜，却并没有很多人敢于正视自己，但是张爱玲敢。我始终忘不了她在《对照记》里的一句话：“我喜欢我4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②一切，代表这个世界，也代表她自己，一般的评论者在谈到张爱玲时，都惯于把她的童年和少年的家庭感情生活作为她创作思想早熟的参照，我却以为这句话透露了另一方面的信息：即她身上还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人性和生命的悲观。正是这个要素和她的早期生活经历发生了遇合，再加上后天间接阅读经验的冶炼，构成了她创作的许多潜在特质。

生命，这是我们生下来就必须接受的实体，尽管生命确实带给我们起伏的快乐，但是在朝着它的终极——死亡迈步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多少次颤栗地看到生命的琐屑与世俗。贝多芬说：“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③但是这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当我们在为生命细致的难堪而忧伤时，他会来到我们身旁，在琴上掀起深邃的力量，托护住我们的脆弱。可是贝多芬只有一个，他是罕见的，他是在扼住命运咽喉的挣扎中，到达了光辉的境界。所以傅雷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④所以傅雷极其赞赏张爱玲的《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认为她的《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是“疲乏，厌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⑤他憎恶人性的自私，他宁愿看到曹七巧彻底的人性沦落的历史，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也不愿看到小奸小坏的人。

怎么也不能否认，《金锁记》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是令人叹